

刺繡

軍事小說 刺薔薇

錢塘蔣景穀譯

第一章

凍雨初歇。晴雲裏。空簷前。冰筍垂垂長及半米。突室中有一女子。手撥火爐之灰。顧侍兒曰。比鵠今日天殊寒冽。寒風吹人面。欲僵。汝盍爲余再下一重帷幙。
母令封姨龜余肌腠也。比鵠在側。噉應且自語曰。余家密斯。殆爲冶妝課之畢業。生此間溫煦如此。尙慮暗颺損嬌面。抑知栢季先生每晨敬候起居。矗立門外。候報可密。司終不顧。彼之腦中。殆爲層冰沍合。密斯獨不一念耶。女郎曰。痴婢。余實不耐近男子。余未嘗不知栢季忠誠。顧難抑。余第一之天性。願汝勿曉。曉逢余怒也。婢乃無語。

女郎籍居英倫。爲斯丟亞朝世族。英倫社會所傳。爲費爾治尼之加他鄰者。即

此女也。費爾治尼者，女不迎男之稱。同時有擅此嘉徵者二，在朝有女王依利薩伯被其影響者，則爲加他鄰。然加他鄰之癖殊甚，餅餽之屬，凡經男子手製，一嗅即立屏不食。謂其中載有男子特別氣味，難逃嗅神經之報告也。柏季亦爲世家子，心醉加艷，且知其解音律，嫻文學，能通四國語。其父又爲軍醫長，家學尤邃。心必欲得之，主中饋，顧加旣抱此奇癖，擁其父遺產，累金磅盈萬置之國家銀行，月煩一媼力取息自給。以故弗與世通，亦無苦。柏旣屬意於加，屢伺之於茶會公園，卒無所遇。乃厚賂加之婢媼，但得其允許者，雖傾家爲聘贊，無所吝。然卒無效，久之仍不得加之一顧。

是日比鵠受栢之託，乃爲一進言，而效果終渺。殆如久銹之鑄，雖以百合鑰配之，局仍如故耳。比鵠知不可動，弗敢更置詞。時則栢已候門，比託故出。栢往來蹀躞，爲狀正苦。見比至，趨迎曰：事諧乎？比微搖其手曰：全未全未。妾謂郎君宜別尋樂趣，毋自苦。此美人麗質鐵心，其胸腹具有別腸。雖汲大西洋海波滌之。

不足醫其頑固也。言畢逕入闔其扉。牡鑰鏘然青鸞已杳。柏季惘惘遂歸。時是女王持費爾治尼主義方與西班牙王腓立搆兵。西王大治戰艦及於達迷斯河口。女王迎之徵戰。士柏季爲將門子分當從顧。以摯慕加不能一接見顏色。眷眷戀倫敦冀一達其目的。然信杳青琴春局碧鎖伊人。宛在烟波路窮。俄而徵調書來。馬蕭車轔。催人上道。此時柏乃挾至寶貴之金絲小合。置之軍裝袋中。回望加他鄰所居之拍克街。遙致歎歎與衆偕發。

無何及倫敦之城門。倫敦固無城者。此門爲城主所世守。惟存門制耳。當時國家出師。恒以此爲握手別之地。贈旗誌勇。騰祝寫心。萬衆懽呼。各以愛國壯男兒。勗其從軍之親故。而離愁似海。別淚如潮。咸爲強制而不發。此固海軍國之特色也。柏季旣鮮戚屬。復寡交游。視儕輩之各就所親。歡然道別。自顧殊覺乏味。已而紅塵一騎。迎面而來。馬上麗環顧柏而笑。視之則比鵠也。柏不覺近與握手。曰。姑娘！汝亦來此觀出師軍禮乎？比曰。先生君言殊拂人意。余此來乃奉

余家密司命令爲先生送別也。栢曰：密司天人當不垂青。賤子意者姑娘讐言乎？比曰：君以爲讐言，則亦已耳。否則密司固有言矣。彼謂願君爲國努力爲女王，敵愾欲夫女王者勿令。世界男子謂女界必以適人爲歸宿也。栢聞言不覺失笑曰：密司所以臨別贈言者，仍恢擴其不婚宗旨，誠盡人如是，則世界人種將就消滅以不婚不嫁，則生齒亦必不繁也。比曰：密斯言如是，妾不得不告先生珍重，妾去矣。遂別。

軍樂鳴鳴，國旗高揭，司令官傳命歸隊，送別者咸立於古城之堙目送，征塵揮巾致意於時，雖極雄武之夫，聞此歡送聲中，隱若有悲慘之氣混和，不覺亦悵然自失。蓋自是而軍隊行矣。

途中每值休息，栢季必出其袋中小金合，達衆竊視，此金合中爲一女子小影，卽加他鄰也。加恒不出，卽欲攝其影，亦匪易。此影蓋由加登樓時，自下遙施其技，故栢季視爲珍品。朝夕捧玩，如對玉顏，蓋加之目中，雖不辨栢之爲暫白。

爲頑長而枯則早日接其容輝腦印絲絲嵌入也

第二章

陣雲如墨天影四垂西班牙艦隊列於達迷斯河口其東則比利敦鎖港之艦在焉女王依利薩伯親蒞誓師痛陳西國侵佔英領商權之害而隱其拒婚之宗旨於是荷人挨魯亦以水師從戰首先贊成兩岸軍士呼聲動天皆願爲王致死蓋歐西每當女子誓師戰士之勇百倍矧女王明眸善睐妙鬢迴風粲花妙舌爲當時冠烏有不令人傾倒耶

英艦相連作一長蛇形首尼銜接亘數水里旅行者以戰事旣起咸裹足時當午夜海風怒號桅側色燈動搖不定西來片月爲敵軍檣影所蔽隱其半規戰士無譁枕戈待旦艦首柝聲不斷瞭台之上人影隱隱蓋中軍大將方以遠鏡窺敵察其進攻之路戰地森嚴忽於岸側有一小舟掠英軍之右翼而過風利船迅浸向西軍而馳

此時英國巡艦知此舟必載有秘密發令禁止而來舟已遠一巡艦加其速率奮力窮追艦首立一士官口吹警號手刀指揮所部前進弗少息

小舟中人見追者勇甚其速率亦增有如激箭俄距西軍不及一水里巡艦兵士請於士官曰此間距敵已近幸長官注意恐彼之救援一集吾輩將欲歸無路也士官不應仍促其艦進所追之舟此際行漸緩若待追者之至士官深入險地身後不聞己軍聲息意亦少動然終不欲示怯大呼突敵舟西艦先未舉火水面幽闇唯覩星月之餘光閃閃二舟相逐殆一小時聞前舟忽發鑿篥一聲各艦之燈一時盡燃艦各如飛而圍巡船之側速降速降之聲溢於耳鼓蓋巡艦之危期至矣月暈重圍天低甲板當此楚歌四起青年之士官雖知事勢不敵然腦中富有愛國思想謂英國斷無降將軍於是張其上翹之髯親立檣間督所部迎戰然西艦則旋轉如飛而此舟已膠附如擋灘淺蓋舟底水草狼藉無下櫂處也

以西軍之全力取此孤懸之艦。倘以火器從事。全艦將立成灰燼。顧西王絕愛此士官之材武。必欲生致。是以攻擊雖力而損傷殊少。惟此艦飽受衝盪一面。已擢艦中士卒相顧無色。咸知末日將至。如困獸之鬥。竭其艦中矢石。奮呼投敵。須臾一艦少却。英艦冒死突圍。艦膠不能移一寸。西軍愈近。水手受刃隕其二。此士官急拔劍欲自刺。忽聞一嬌婉之音曰。將軍毋自裁。援師至矣。發此聲者。蓋爲一女子。即出於所追小舟之中。士官聞之殊駭訝。而引領外望。援師果大至。蓋自此巡艦追敵之際。有聞此士官之警號者。即馳告中軍。出艦隊隨其後。相距不過一小時。而窮圍之中。殆已如踰一歲。

是時風勢愈急。援軍因風縱火順流而下。西艦受焚。不能復整。赤舌熊熊。烟焰障目。青龍朱雀盡付刦灰。子遺軍士。咸赴波流。以圖自免。是時艦之餘燼浮波。焦黑有如石炭。而重圍遂解。

顧此時有一事足以生人驚訝者。則英之巡艦。以爲西艦所包。火作時。檣傾舷。

擢同歸。燐艦中諸人皆無蹤影。此時領隊一太尉名秘而斯得者急命軍士入河救取。然河水滔滔焦頭爛額者殆難僂指亦旣無從辨識皆徒手返以復太尉太尉曰嗟乎柏季君乎君乃葬身火窟余不蚤救援陷我壯士何以對女王蓋前此巡艦士官固爲柏季柏季有聲於軍界西王至知其名無怪太尉之悼惜也。太尉檢視艦隊自柏季所領之一艦外都無損失而敵之受創已不堪然愛國之勇少年生死都未可料鬱鬱殊甚。

西國之艦隊雖受焚亦祇損其三分之一其他軍艦尙踞河之下游太尉慮所部疲勞西軍或躡其後爲收合餘燐之計於是遂下命令回艦於所駐之地是時火盡烟空東方紅霞升起已將達曙猝覩一戰艦在前飛馳赴英之水寨太尉詫曰此西班牙之艦也何以至是衆共驚視則艦上雖未懸旗而相其形式固一見知爲敵舟。

秘而司得太尉。傳令前鋒軍艦通發信號。與前之西艦問訊。顧此艦置之不答。仍直指英艦一方面。飛馳不已。太尉怒曰。是艦野蠻殊甚。砲兵司令勃律少將閣下其速拂拭。砲位轟沈。其舵樓則是船將立失其活動力。少尉敬諾此令。既出不逾一分鐘。敵艦將有覆滅之患。

太尉紀律至嚴。臨敵之頃。列校無發言權者。第見全隊屹立甲板。海風飄太尉之白鬚。拂拂如銀絲翹佇。以待燃火。俄忽又發一令曰。少尉姑止。彼艦首所懸何物。公等試告余以相印證。衆於是羣集視線於太尉所注之處。則所見西艦已折回赴英艦航線。桅側懸一軍衣。此軍衣蓋爲英徽。意蓋代其國旗者。其下軍士面目雖不可辨。而頗長壯勇之概。望而知爲薩索尼人。軍士手揮白巾。若示其非敵人者。軍士之上立一士官。軍服不整。有火灼痕。太尉以遠鏡窺其面。不覺喜溢於色。蓋士官非他。卽前此身陷重圍之栢季而已。全軍脫險。且得敵艦以歸。太尉喜甚。自語曰。適幸不鹵莽。未誤轟擊。否將失我良將。於是急促戰

艦進逆軍士歡迎之聲已盈耳鼓須臾來去之艦首相接。柏季一躍登太尉舟。自言喪失戰艦之罪。太尉曰君勞苦矣能身入險地與聯合艦隊接戰無所撓卒以敵艦返光我軍界多矣老夫赴救遲幾失將軍將軍何罪乎言訖近與握手此時太尉之面透露春溫之象與適時嚴毅如出兩人蓋喜可知矣。

衆艦偕行柏季卽在太尉舟相與話戰事太尉曰君所逐之艦究爲何等事此艦殆亦墮於火林乎柏季曰余正擬報告太尉彼艦所行殊與吾軍界無甚關係蓋其艦擄一婦人彼國所呼爲刺薔薇者卽吾英不與男子接面之加他鄰也加他鄰艷名聞於西國西相安尼孫欲得其人與西王腓力之愛慕……言至此知爲失禮卽易其辭曰安尼孫於出軍時陰懸賞購能篡取彼女者酬以彼所封之悉威刺邑以故師未至境卽有奸人誘女出潛至此與艦隊接洽將載以歸國也。

太尉曰君所言乃擊有味此女乃與吾王目的相類然彼又加甚余曾見太陽

報稱其視男子若蛇蝎。不令一接眼簾。物極則反。乃遭此變。噫可憐哉。彼女今殆永葬水窟耶。柏季曰。此則殊未。彼託太尉威力已爲余救。至艦中令偕其入。薈艦第彼與男子猝相見。意至不欲。方至艦時。泣欲死。可哂亦可憫也。

太尉曰。余意彼女神經當有特別感覺。惜余非生理家。不能研究此學理。然彼在此殊撓軍事。當令人送之赴王所。余庶與君暢談戰事也。

柏季雖承認太尉命令。心滋不欲。而無可如何。軍中而以婦女從。固無此法律也。於是俟太尉談判畢。復回己所得之艦。斯時不欲接見。柏季之加他鄰。乃竟無藏身之所。

加他鄰長身玉立。目澄澄若明星。以遇險故。金髮蓬飛。淚珠面洗。愁態可掬。此時方坐船室。俯掬坐褥。以鼻近嗅。其氣神情。至不能堪。柏季高步入曰。加他密司。密司宜少抑悲懷。余請於主兵太尉。敬送密司詣女王所。密司自今日後。將可達下面男子目的。言至此。聲漸低咽。胸中動脉跳盪。有聲加固已立。

於室隅以面向壁不能置答錯踧之狀若受撻楚柏嗚咽有頃卽續言曰密司
誌別未識有此幸福否柏此時之言畢聞於加氏之耳鼓加乃強制其穀觫之
態籌回面曰長官！妾擊感君君脫妾於虎口以生命爲救援妾雖有特別性
質敢不強抑以徇君意雖然幸君母逼視妾妾不任也惟君憐之言時舉其戰
戰之手若欲與柏握柏此際如得教皇加冕心花怒發矣

加與男子握手實爲其有生之第一次纖柔之掌爲柏所緊按幾於欲淚默念
社會交際之禮乃竟如此是直梏手之刑耳然柏季之面實露一種不可思議
之色口翕張似欲有後言加恆怯更不可忍囁嚅曰君休矣妾肢墮甚柏不覺
跽曰此後幸得垂憐長相晤感且不朽加曰此則妾亦不能自主君倘能爲妾
去其憎男之癖者妾將惟君所命君須知妾非惡君第不識何以終若有所扞
格嗚呼誠能去此癖妾幸甚矣第不識世界亦有此病名醫士能治之否柏曰

容當詢之專門家。下走必不謨視。蓋密司覩此。如疾疢在身。實舉生人幸福全棄之也。

第四章

女王依利薩伯燕居白宮。厄塞侯(女王寵臣)侍焉。女王倚一水晶之屏。取鏡自鑑其影。曰：倩曼若此。宜腓力之如蟻逐羶也。厄塞侯僥言曰：然則王既鑒西王忠悃。而又峻拒之。至開兵端。宗旨果何在？女王曰：是非汝所知。且余甚不樂羅馬尼亞人也。厄塞侯乃不敢再語。易以他辭曰：聞王新得一宮女。姿態秀絕。爲英倫所罕有。唯富於憎男之癖。雖拯其生命如海軍將校柏季者。且不樂與之近信乎？女王曰：是亦烏有不信。余愛彼女勝於愛余之獅旗。以彼能爲女界張其勢力也。厄塞侯曰：臣謂此女苦趣殊不尠。生爲完全之人類。不獲與社會交際。蜷伏畏人。乃如鼠得弗。謂爲不幸耶？女王此時乃爲諧語曰：汝旣憐之。盍弗爲之治療。令得享生人幸福。厄塞侯曰：王果憐彼女。願王予臣以主權。不效。

臣願受重譴。效則願厚臣賜給。不識王能許臣否。女王輒然露其瓠犀曰。此儉實太狡。未工作而先較值耶。余言無戲。今且與汝訂約。毋後悔。若能愈加他鄰之痼疾者。予汝金萬磅。不則以斷頭機俟汝耳。厄塞侯曰。臣之頭乃值祇萬磅。亦廉甚矣。王旣許臣治療。臣竊願取之歸。兩閱月後。當詣王。王富有英國母失信用。女王聞言。微點其首。厄塞侯遂請王召加他鄰。

加自艦隊與栢季別後。卽入宮侍女王。加故慧黠解人意。特一見男子。則能力全。失有如孱獸之遇獵犬。女王憐之甚。每接朝臣。必令避去。以徇其意。故厄塞侯日在女王側。亦無從覩其嬌面也。斯時方在宮中。與宮女鬥浴多。(俄國紙牌)。賭搏腕爲戲。檢員木之數。加己趨過本位。一宮女所負逾半。加捉其腕。駢纖指以擊窄袖。高掀若寫其得意狀態。忽一宮女馳至。白以女王相召。且曰。今日恐卽當出宮。加失色恐慌。無似欲匿此宮。女懷宮女曰。姊母然。王素卡急。聞召不速。赴必盛怒。吾爲姊懼也。加曰。君告王。以余適苦頭眩。不能赴召。何如宮。

女哂曰王之明察舉英國無敢欺之者姊乃欲以給小兒者相市乎言畢不待
加之承認遽前亂其局以行加無如何遂從之出

女王見加之至和藹之氣可掬遽謂之曰加他鄰乎余之朝臣厄塞侯者嘗稱
汝之美於其夫人麗多麗多苦憶汝遂欲與汝訂爲友且知汝之癖請於余特
以女侍御車不令男子爲僕其意良可感也斯時厄塞侯已不在王側環列者
皆宮女加乃坦然

女王之詞令爲厄塞侯所預授以鎮加之恐怖者蓋女王又與侯相約謂若令
加驚恐成疾者必向侯索賠償故侯之布置一如女王所言然斯時侯實伏於
女王所倚之罘恩瞬其銳厲目光竊窺姍姍來遲態度可憐之加他鄰殊未知
璧後置人也

加旣聞女王溫語知厄塞侯爲王之寵臣弗敢拒王意旨第曰臣女苦有痼癖
幸王誠厄塞侯令母苦臣女所不欲則幸甚女王曰此無須汝之念慮彼豈不

知憎男之加他鄰耶。加於是乃又坦然。

王令宮女導加出宮。俟家女侍已駕車以俟。加見女王所言信。從容登車。女侍振鞭急馳。馬蹄蹴踏。得得之聲。與車輪音相雜。加罕出遊。故於倫敦市街亦不能識。惟覺其風馳電掣。所過之廣衢無數。車外偶見一男子。過加輒俯首就其巾。若恐穢氣觸其鼻。實其相去殊遠。嗅經不應。如此之捷。而加已怪僻成性。不自悟其非也。

須臾至一處。甲第連雲。自外窺其樓居。層級殆以十餘計。其後雲迴婉帶。氣象萬千。馬車及門。有垂髫女侍三數輩。敬候車側。曰。加他密斯至乎。余夫人特命余輩導密斯請至客室。一伸積慄也。

加見迓者一無男僕。狀頗適。隨女侍進入門。踰白石之廊幾折。卽至客室。俟爵夫人。以手執其花冠。拱立室外。俟客至。加於是急趨與握手。夫人肅之入。共致寒暄。欵洽有如夙識。於是羣婢紛集。進咖啡。卸外套。囂於一室。夫人曰。密斯尙